困學纂言

困學纂言卷之五

豐城李栻纂

讀書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盖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朱子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其何可廢

又曰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聖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過来

尹焞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
肆耳順縁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
人言語玩味入心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伯溫問學者何如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
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
中深求玩味將来涵養成甚等氣象
黃山谷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張子曰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卯之空空亦可恥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决安可視爲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胷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此謂也

顏氏家訓曰讀書學問本欲開明心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出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

懼也歷玆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其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逮世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甚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

蔡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是不求於身而專求之於書故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

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陸子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朱子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又曰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
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又曰將聖賢言語只作一塲話說學者之通患
白沙先生曰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
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程子曰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
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
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龜山先生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朱子曰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
用皆做外面看

陸子曰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
只是孩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明道先生嘗教門人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伊川先生曰解義理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
之深不惟自失兼亦失人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陽明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
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

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工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白沙先生曰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

處得益以書傳我則釋卷而茫然

張子曰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陸子曰開卷之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

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脩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時矣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陸子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氷

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朱子曰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漬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

隨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變化氣質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

朱子曰讀書須仔細心粗性急終不濟事

張子曰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謂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

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切之功其病一也

又曰嚴立課程寛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得不可求欲速之功

又曰讀書要玩味

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又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先

須熟讀使其言若出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
出吾之心
又曰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
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
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
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
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呂滎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安定先生實主學

與黄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呂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朱子曰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内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

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司馬文正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塵史云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于京說手抄文選三

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唫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者多矣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

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張子曰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得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

理

黄山谷答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陸子曰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繆底道理然後别白言之

龜山先生曰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是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程子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

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
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
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
熟讀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
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
一格則又見得別
又曰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

書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何如是亦學也

伊川先生毎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象山先生曰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自得方若能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將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

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自以為得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

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畧云今徇東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張子韶曰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又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曰書猶麴糵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糵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

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於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麯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作文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徐鶴山云讀書而不作文無思議所讀者煨燼糟粕耳作文而不讀書無源委所作者潢池汗潦耳

陸子曰文章要以理為主

朱子曰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顏之推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義

為皮膚華麗爲冠冕

蕭統云文章當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

葛常之曰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絶海往見留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
陳同甫云大凡文論不必作好言語意與理勝文章
自然超衆
皇甫湜云文意新則異於常詞高則出於衆虎豹之
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
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
自然也
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
愈華而文愈鄙

呂東萊曰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此天下之至文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蘇子曰昔之善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

爲工也

張子韶曰凡爲文章須是文字外别有一物主之方爲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

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来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山谷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汪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擅予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學範云學者須熟看四大家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

人用意下句處

朱子云人做文章若仔細看得一般文精熟必閒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有相似處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仔細必閒却不得用

呂本中曰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皆不可不知也

又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至於一唱三嘆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

又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語言者也

又曰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

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又曰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

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

魯直詩亦類此

又曰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

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

文章妙處

又曰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

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强作也如秦少

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上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又曰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襃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巳見而古學遠矣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

此學者所宜深戒

又曰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如何作文

又曰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

居嘗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
者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
文章妙處文章紆徐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
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
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朱子曰東坡文說得透如人會論底一齊指摘說盡
了二蘇文字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
呂本中曰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

字雱霈無吝嗇處

朱子曰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又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又曰東坡之言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

學範云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

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意思不能活潑潑地豈人也哉此須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一莖草可以化作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

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魏祖堂云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

作生活也

張融云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爲常大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遁寄人籬下

李塗云做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虚始得太虚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茂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爲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其人

合當如何書其句合當如何下其段當前其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决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賢之文可也今之作文動輙先立主意如經論賦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强遷就求以自伸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不戒

東坡云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呂本中曰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

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説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顏之推云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朱子曰有典則方是文章

王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嘆未如使人肅然生敬

龜山先生曰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徐仲車曰凡為人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衆超羣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

好

學範云作文莫要於養氣養氣之法宜澄心靜慮以此境此事此人此物默存於胷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氣油然自生當有樂處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輕意作文氣不能養而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詞客氣非文也文之變化無方當以此例推之

又云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題目中粗語掃去取其精爽微妙之意作為文章超出

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極功也

徐鶴山曰禪機在本手上圓覺在腔子裏題目在本手上文章在腔子裏

學範云湏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閒耳或勵精潜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幾時時舉揚工夫一也

呂本中云作文必要有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

東萊曰湏做過人工夫方觧作過人文字如何操筆

便會做好文字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歐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孫元忠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蘇子曰文章之妙自熟中出

歐陽永叔云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蓋看多則得做多則熟商量多則當

穎濱云有一題目必有一篇好文字在只是人思量不到

朱子曰文字自有穩當字只是作者思之不精

學範云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

李方叔曰為文不可卒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呂本中曰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
自出

徐鶴山曰夜坐令人氣清靜思令人文精三復不言
而自順再書不寘而自見當其欣然有得不敢自
是正之於師質之於友必有大過人者

陸子曰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
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昔歐公作一小
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
其不苟如此宜其傳之遠也推之凡事皆然蓋非

止作文一事而已

吕榮陽云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槀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曲洧舊聞云古語曰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黄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槀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

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朱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

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陳后山云善為文章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

朱子云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是本來底筆路則要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

徐鶴山曰有蘊藉則優長有法制則嚴整有氣勢則

跌宕有血脉則貫通有步驟則馳騁有風致則俊逸

呂居仁曰文字貴曲折斡旋

又曰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小說載盧攜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

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誥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所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

困學纂言卷之五終

困學纂言卷之六

豐城李栻纂

舉業附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陽明先生曰以親之故而舉業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陽明先生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

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習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凝省而早圖之

又曰謂學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

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薛氏質疑曰伊川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是亦引進之意後人由是遂分德業舉業爲二矣夫誦書作文業舉之事也存心養性爲學之功也存養工夫須臾弗離可以十日已乎書與文皆心性之言也誦與作亦心性之爲之也然則離心性既無舉業又安有德業者哉溺之者不過忘

本以逐末耳舉業者能存其心以誦以作不以功利梏其性業斯學矣為學者毋厭煩難誦中習存作中習養書且易明文亦易精學斯業矣

作時義以發揮義理為主蓋義理明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此固開科取士之意也且發揮義理得出文字自佳故大家手筆不為纖巧之體而自然富不為奇怪之詞而自華麗寄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典暢之內不善作文者不務說理而惟求異於文彩詞句之間則陋矣然文雖主於說理而其間

固有自然體則不可易者有開必有闔有抑必有揚首尾要照應輕重要稱停錯綜斟酌在相題而施之學者求通於理而能準則以成文其有不中主司之求而稱國家之用者鮮矣

四書五經之言皆聖賢心學所在我之心即千古聖賢之心我於聖賢之言一一體會於心想其光景翫其趣味務得其所以然之故久之而義理通融充然有自得之學他日題目到手寫出胸中真味主司見之自當刮目萬選而萬中矣今未看書先

將一切不根時文主意破題堆積盈案以求強解襯貼鑽研立說豈得本原况未必能記記之未必能得用也工夫可惜

前輩謂據六經為文方有根據須以六經義理融會於中得心應手觸毫而出通篇不見六經之語而六經之精義妙道無不在焉此古之所謂博雅之士也今不顧理之是非事之乖合而強綴以成文意謂織錦實則補衲矣

須於看題上着力題識得真正不患不善作黎明時

須讀五經一二葉蓋五經者文之蘊釀之源也每
讀時文不見出入五經者終作陋格
學者為文雖苦心而不見好光景者何也如射者學
射只要得一教師授一射法操矣得恰好便能命
中故儘有中等無力人亦能中百步之外儘有十
分膂力人不能射五十步之內此由得法與不得
法也作文亦如此有五分秀才做出十分文字以
其得舉業拿題挑字眼撇脫處故立意選詞運勢
並中肯綮故也有十分秀才只做得三二分文字

只因他才氣雖贍學問雖富却共拿題挑洗字眼處不見伶俐徒自喫苦拖來拽去將閑話纏繞不得箇中肯綮故也試看兩箇拳師比棒一步放空不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有箇恰好的下落方好

做文字先要了得意詞不要去管他

題目全當用骨不可用肉

理精思足詞練氣昌四者缺一非文也

理愈精則氣愈昌氣愈昌則辭愈練

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始不暢以修詞為主

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文章才氣不在多辭文章妙藴不在用事

文字緩只是緩促只是促不在多少

善作文者靜密以窺其機委曲以開其會錯綜以理

其緒平正以達其詞

經緯群言整齊萬緒外無遺藻內無遺思

題目平昔怒下對閱切不可取便若簡句句須要見

理透徹但遇難處即宜掩卷默思下筆雖未必成

文臨場亦必費力

常將俗話講解題目解得通然後作文

作文再用不得第一層意須用第三層意思之思之

文字須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不能發令人讀

之神竦而意奪焉可以言文矣

文字沒要緊處我也這等做人也這等做只是無人

所在再不肯放過

有等文字平順其實是爛熟有等文字是箇大帽子

其實不切千篇文字自有千篇意思不可涉於熟

套

作義最貴體貼題意切近真實使人讀文字便知題目如看真容便知本相方是好手善作文者將本題目上緊要數字往來顛倒提掇翻出無限好意便成一篇精練昌大之文非妙於文者其孰足以語此

作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通篇語脉以識主客輕重虛實之情而布其大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釀三曰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有方幾踈爽五曰跌宕須跌宕纔醒人眼目

戒無味之句戒生造之字戒情短而强以爲長戒意

盡而復贅一層

忌冗雜忌浮靡忌煩瑣忌短促忌古板忌陳俗忌濁

滯

練句貴瀏亮如行雲流水之勢凡句中有陳字俗字

多字即宜點换久則自無

作文如美女織錦閱文如走馬看錦織時索縝密看

時惟絢爛

學歷文字大槩有五一曰理趣二曰氣格三曰詞采

四曰風度五曰音律理趣欲其精深明暢氣格欲
其甞𢱢昌大詞采欲其清新俊麗風度欲其飄逸
跌宕音律欲其頓挫鏗鏘
文字要平和若平和自有鏗鏘鏗鏘叫不得平和
凡文字饒風度而乏氣骨不成令器有氣骨而乏風
度不利進取所謂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
在乎形器
場中校文如走馬看相故文字惟貴顯典淺三字顯
則不隱晦典則不粗俗淺則不迂僻知此三字而

作義無遺論矣若引用經傳成語組織成文於此

三字尤不可不知

況隱庾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則不艱深易識字

則不生澁易讀誦則不聱牙

有才力人作時義當下氣繩趨尺步爲範我馳驅之

法無才力人作時義當氣象憑虛御風爲掀揭宇

宙之態

大凡文字纔高超底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穩平

底議論見識低卻以古人高文拔之

作義以達題意為止因破題不能盡達題意故用承
承不能盡故用小講小講不能盡故用大講大講
說開了故用繳以束之繳不能盡故用結義至繳
結則題意無餘蘊矣凡小講不宜與破題同意繳
結不宜與大講同意

文格雖有破承起講大講束結許多節月却只是一
篇文字破承中意小講不可再用大講中意束結
不可再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為得體

夫文之有破題猶人之有冠冕而一身之威儀係焉

故夫人天資之高下學識之淺深筆力之工拙即破可知其槩矣可不慎歟

破貴破意不貴破詞須官樣宏整雄健鏗鏘乃若庸常繁贅風斯下矣

第一要看題目中所重的意思將来作破更須簡潔為妙邇来破題往往下句說出聖賢言外意思只看破亦佳但恐承中又要說出至趣講束結處又要說出則犯疊床架屋之弊矣

破題中曰原曰推曰表之類皆俗儒派頭破題只要

直頭直腦引得起自是大家知知之者一節破云
論人之於道貴於有所得焉何等好貴於有所得
則知與好皆舉之矣不如此縱將知好都破出來
亦不好

夫承題者承上意以接下意之謂也承下一句最要
發中肯綮更比破意入裏一層下二句仍要精融
或加咏歎大要以稚健有意為主

凡經義直指全體在一破未發者於承發之不善承
者是重破耳又云長題破要簡至承則漸詳吳甯

菴見人矣蓋下一句的便不喜蓋嫌其直撞也着兩句便出步自在甚矣下只一句愚謂破略而承詳破虛而承實破實亦實破虛一虛者承之弊然長題又不在此限

分破宜合承合破宜分承正破宜反承順破宜逆承

原題以簡明為上明而長次之長而不盡為下盡而簡最上邇來有先説三四句然後入講者須題目来歷深長非講結能盡或可如此不然冗贅煩瑣動人憎惡矣

凡文字起頭若曰上須有源委顧東江云開了講有話頭引起便用無則不如徑入講耳吳寗菴云小講不可將題目說盡了不拘對與散着一兩句引得下文起便罷

起講體格頗多有在題目前一步者有從題上生意者有總會題意而先為數語以該之者有原委題目華者有反說以起題目者大要有風骨有議論始得

開講不可說盡了如斯民也君子貞而不諒開講就

將題目一句說盡了此又當別論盖題目非是逐句挨排之格故須是總提破一句在前纔好滚作一團做去做来只是索繞提破這一句此定極法也

大講者正所以發明題意有當提掇者有當挑剔者有當反講者有當先反後正者有當先正後反者有當詳其意者有當畧其意者有當急入者有當緩入者有當直致者有當委曲者有題本參差而當整以一律者有題本散漫而當貫以一意者有

數句對一句不以為少者有一句對數句不以為多者惟思其意之所在而斟酌消息之至於變化轉移曲盡精義則又係諸才矣

題目先要主張先後看聖賢意脉所在若後意當重則前意當輕後意當詳則前意須略亦有前重後輕前當詳而後略者隨題立意可也

文字要一往一来毋一往不来如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抑方有頓挫大凡文字如織布織得緊密者是文字其接文字不特股中有往来反覆者束又

與講中相反者結又與束相反者須知轉折轉折之法有三一曰反頭二曰關鎖三曰回顧反頭文字最有發揮一轉再一折事理燦然明且盡矣近日作時文者只要順文而下近於不識理且文章亦無節奏此法有在半篇中用者責難於君慎學於文程義是也有在一篇中用者恭敬幣之未將無為其所不為程義是也

何謂關鎖蓋文章意緒多端每過關隘去處須捆束做合前面說話多從這裏過

何謂回顧蓋文字最怕一直寫盡唐子舜好問四句逐段回顧如邦有道危言危行程文其講危言危行處反反覆覆繞有道上去

作文須要原其来歷極其歸趣通其脉絡然對景亦不可放過王守溪講危言危行何等頓挫然正對危言危行處又着實講還他此謂虛實相生有無互藏也

講意貴善鋪敘須一步進一步而愈出愈奇大率前面宜虛後面方好指出實事如指實不盡者須略

點出一二或三四事以見倒又須繳歸題目方見切實其股法或前兩股短則後兩股宜長或前兩股長則後兩股宜短以至六股八股亦要長短相間方見波瀾句法亦然

走着前一股常養着後一股如築九層之臺只見其高不見其臺方好

對意不對辭對辭不對意參伍錯綜開闔照倒庶可言文矣

虛實輕重兩不相稱是謂偏枯

一意而屢出一語而屢用是謂重複非特語意不可犯重句法亦然非特句法不可犯重文勢亦然右動靜寂感體用性情顯微神化太公順應天德王道盛德大業等語先後雜出首尾並舉此語意犯重者也前二比用四六而後二比用四六此句法犯重者也前二比用也字後二比用焉字前二比用乎字後二比用哉字此文勢犯重者也

過文有不必用者有不可不用者用之不可太迫不可太迂程義全要有大道一章過末句云生之寡

而食之者衆是相率而為怠且奢也財惡乎而不匱為之舒而用之者疾是舉國而趨勤且儉也財惡乎而不屈反覆頓挫鬱乎有文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候助語亦自連接者為上然會作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走馬法不拘在起講腹尾但有棧處難得方執成列須用扯長人馬一絲度過若落平洋自宜蕭隊縱行不可急遽以傷覺大之氣

凡謂之曰緣不做在題目裏只似結非結意的蓋緣

前面五六說來至此段一段是作結的意思

總是善字嘆善講至歷意已盡後總括其意作兩小股於後此是咏嘆之法所謂咏嘆者不離上文之意在詞言簡切判斷明爽無窮衰之病耳如大學傳之九章三引詩只是咏嘆上文家齊國治之意非齊治之外別有所咏嘆也大抵作文用論敘文法易用咏嘆文法難講末得幾句咏嘆便覺有意思從容蘊藉盡有含蓄氣象

題目上字一字不可遺題目中意一意不可少

題目中所有字做到彼岸須要挑點還他勿云已發

其隱竟埋沒過了若長題不拘此限

凡文字有合用註者亦須融鑄點化不可直寫

助語辭用須恰好多一字便贅少一字便弱

夫束題者收束題意而使之整齊完密者也或於題

內立論或於題外立論或補其所未全或發其所

未及大要有斷制有議論有警策令人讀文至此

復加竦容豈不善哉

夫結雖末義所係不輕章字謂虛携文章有首尾要

日必貫近時文場日晷有限主司不暇遍觀論策
多於結中看人才華有文字儘佳因結弱而棄之
者亦有文字雖未甚佳因結勝而取之者可不慎
歟大要有議論有精神有關鍵有生意愈出愈妙
言有盡而意無窮最忌庸常排比委靡雜滯結意
大槩要出一步不可泥題然亦不可離題

認題作文字須識得圓機活變

理致題當精密叙事題當嚴整制度題當詳明問辨
題當激切

題目俗的死的須要點化令雅不可執着
有等說理題目用本色語發他一團精髓不可着一
此脂粉如思知人二句百世以俟二句有等片段
題目無甚圓機妙理須將經傳語来粧裹填塞然
亦要疏通
滚作一團文字其間亦有相生次第前兩股大抵含
蓄意思後二股始細破出来
凡題目中有口氣急難依他口氣一句說盡者須曉
得撥法將下文細束總做一句就荅還他然後講

去庚出步從容若待做完下文然後申答恐讀者無此長氣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過文云君子所以能自信於來世而不惑者何哉亦惟知人之理而已

作文與看書不同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全章仁言仁聲與善政善教本是開看近有作者却將仁言串善政仁聲串善教蓋文字要是這等維蛇假合天地間自有此理

文字須無中生有無情做出有情如顏淵季路侍章

回路孔子言志交接處有甚情近有作者過到顏淵曰子路之志可謂能與物共矣然猶有功與思也過到孔子曰顏淵之志可謂忘己矣然其量猶未徧覆而其迹猶未渾化也如此便覺有情

不但穿插題目要彌縫令其脉絡相通雖兩片題目亦有當連綴者如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過文云然事君固在於責難責難莫要於陳善

有等題目雖是兩句其實只是一句者須將題目操做一團講去無端無始無前無後期於意盡而已

不必將題目逐字說

有等喻意題目講中須將正意大講兩股今讀人莫不飲食也二句臨了只將飲食配道作兩句束之

有要打抹節頭者唐荆川嘗論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題須將必有事焉做兩股再將必有事焉而勿正搭做兩股將心勿忘做兩股再將心勿忘勿助長也搭做兩股渠做克伐怨欲全章將可以爲難搭仁則吾不知也做兩股仁則吾不知也另做兩股却是此法

長題大要收拾整齊嚴密篇中練意意中練句當重處雖一句可作半篇當輕處數句只對一句亦有隨句隨義不必强對者譬則春蚕作繭遇物輒成無庸泥格矣

二三十句題目也是一滚的意思小題可知八股亦是接續若但詞語接續亦不是文字有當步驟處不可失之呆有當圓活處又不可失之輕漂

短題大要發揮明徹當由淺而深由畧而詳次二比則接前二比尾後意又次二比則又接次二比尾

後意愈出愈奇愈進愈玅而縱橫委曲發盡聖人所以明理立教之蘊斯短題之則也

大凡文字大題要收拾小題要發揮然收拾中不可無發揮發揮中不可無收拾

二三場文字雖亦各有體則然猶可以隨人才思馳逞惟頭場規矩倣定針線織成雖有才思隨意馳逞不得故論其體槩雖稚子亦能成篇求其精純必欲股股句句不可易置不可增減則雖老師亦未易合格也故主司去取全在頭場然二三場若

有規矩就頭場亦足以見之故觀其講結通今博古句法可方可圓有議論有斷制而論策可知也觀其間架整齊詞氣蒼古而詔誥表判可知也若頭場不合體格二三場縱有才思何由得入主司之目

陽明先生示徐日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

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
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塲有志意局促不
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
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寗有
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
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塲十日前便須練
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
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
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背之臨期

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全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自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向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神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

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之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嚚然我獨淵默心中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困學纂言卷之六終

刻困學纂言後序

侍御勺溪李公來按楚始自德安飭吏肅
紀考俗祥刑諸所錯施既備秩秩有澄
清風維時士庶方曠見之而
公益持虛懷不自足惓惓以明道淑人爲
念迺進諸士子誨之反覆於一貫之旨
既又出其所手輯書名曰困學纂言者

示文煒奉而讀之見其昭昭爲入道階不覺躍然請曰此明道淑人之具也盍梓之以廣其傳

公許焉於是退而授之梓人工既竣竊復僭言於末簡夫自堯舜至於孔孟氏皆身斯道之統天下人翕然宗之孔孟而後寥寥焉遠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

而後斯道一大著夫孔孟而後如董韓輩未嘗不言道而斯道之明又何待於濂洛關閩諸君子也蓋明其道者未必能行因文以見之者未必體之以身故其教竟歸於詞章而無益於世若宋之諸君子則非徒言之實身蹈之故能倡斯世而共由也

公之爲是書其妙契乎諸君子之所以倡
斯世者矣今又廣其傳以倡楚之人即
濂洛關閩諸君子復出何以過哉我楚
人士其相與體驗於身心使尚行之風
成於江漢而我
公明道之功可與諸君子並焉斯爲不負
矣然

公之心非獨在楚也將由楚而及天下也文煒不佞敢告夫天下之觀是書者

萬曆二年甲戌夏六月吉德安府知府青齊馬文煒拜手謹書